續漢志集解

禮儀志上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禖 養老 先蠶 祓禊

後漢書四

梁剡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夫威儀所㠯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㠯爲禮儀志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謝承作謝沈案祭祀志注說志名亦引謝沈書作沈是黃山曰邕志卽意見祭祀志注昭序言續書八志儀祀得於往制蓋卽本周所改定並其名因之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諸儒或云周禮爲禮儀儀禮爲威儀或云儀禮爲禮儀戴記爲威儀而以禮儀爲專指經禮則同詳本志曰如禮曰如儀乃合禮與儀併名之初不依經恉禮運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左襄三十一年傳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志亦剌取經文別自爲說馬班陳范無此蹈襲亦必非邕志所有矣漢志屬有吉凶事輒詔太常具禮儀殆卽周所依據乎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厤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皁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袜以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縈之也何休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先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縈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晉時史官者詔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致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絳領袖緣緣疑作綠晉志引漢儀作綠絳袴袜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著絳袴袜又注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

開鼓吹侍臣皆著赤幘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云救日儀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又注巡緊守備宋書禮
志作何祭守備黃山白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麻先立
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
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奏以先
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杜佑通典云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
始焉其後因而沿襲凡言時者謂四時耳案漢制大暑讀令明若
爲五時通與亦載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前後似見讀四時令
服黃之時獨闕高堂隆謂土旺四季其令隨時故無服黃之令杜
云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矣是則本五時省爲四時耳但通事既
言前後皆不見服黃之令則漢末已省讀不始於魏也此志言每
月朔旦太史上其月麻見讀其令又可知初制本按月讀之寢久
遷減宋禮志乃改爲每歲上其年麻則於下文言朔前後者不符
開元禮皇帝讀五時令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
告此并三月爲一時讀之雖名月令非每月朔旦上之蓋即沿魏
以來故事至志言有司尚書侍郎見讀其令即唐尚書之先讀令
矣郊特牲祭義皆言郊之祭主日魏文帝詔漢代不拜日於東郊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大社稷洛陽二
月八日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是則志所云朔前後
二日牽羊酒至社祭日亦有司自爲之非闕家典制志因漢制亡
閼姑就有司之事存其大畧故前言有司後言執事也後漢尚書
六百石與尚書令殊侍郎四百石見百官志皆有司之官宋禮志
乃以尚書爲郎尚書令位三公
之上亦不符不容據後改前也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書絕立春寬緩詔書不復行集解惠棟曰案侯霸傳每春下寬大書霸所建也又案魯恭傳永元十五年案薦刑改用孟夏故須麥秋此詔當在永元十五年故事也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集解先謙曰注牛一各本同白虎通及書召誥本文均作牛二黃山曰漢書郊祀志王商師丹翟方進等議引書牛二云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北堂書鈔九十引五經異義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易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正義引鄭義以爲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意故用丁也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

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集解黃山曰瓜葛謂上四姓親家婦女也此注引獨斷有脫誤僅存八字在諸王大夫下遂不可通詳獨斷原文云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郎此志所本瓜葛本兼言先帝非單言先后諸王大夫謂在國諸侯王遣大夫會朝正朔者故別於百官而與郡國計吏並舉也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

車駕上原陵蔡邕爲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
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
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
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
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
書陛西陛爲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
女舉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
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
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
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
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
魚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甚
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爲邕之言然集解惠棟曰漢雜事曰尚
書官屬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大夫計吏皆當軒前下注建寧五年
正月建寧上一本有靈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
五月始以建寧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在改元以前哀宏不察
逆列建寧五年於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
考當合二年爲一年也又注今見威儀云云威作其創作朔陛西
作階西陛爲作祭設久作又宜作當周壽昌曰案靈帝紀建寧四
年次年即改元熹平謝承稱五年者以改元在五月也黃山曰前
書元本紀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成本紀
復太上皇寢廟園是前漢帝后本皆有園陵寢廟之祭故志言西
都舊有上陵蔡邕獨斷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於墓側
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本注引邕

記既云告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盡得聞亦必嘗聞其略不應又云創自明帝矣惠氏據技創作朝是也獨斷又云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記亦云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座而言志載占穀價及民疾苦乃不及諸王大夫蓋以郡國各行計吏而省之耳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酎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爲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集解惠棟曰一本注且作朝二作三鑑燧一作陰燧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攷工記曰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劉昫曰準鄭注則木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凡齊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集解錢大昕曰說文引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婦人污也周壽昌曰揚愼云姅變謂月事也黃山曰孔穎達左文六年治昏汚瀆汚者穢之別名不潔之謂也趙岐孟子蒙不潔注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面是巾帽狠汙即爲不潔有汙染解齋志通男女言謂揣染外物之汙祭祀及

其將齋也防其邪物卽防汙染也先齋一日有汙穢可澣浴湔除故齋祀如儀在齋日內則爲不愼防誠意未至故解齋而使副倚行禮一若弁變不侍祠雖見於先齋一日宜不得仍齋祀也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尙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尙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于尙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神明本無嫌闕祠日又寬可齋無疑大喪唯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氏惠棟云氏一作時黃山日志越紼王制文鄭注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疏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避火災今祭須越躐此紼而往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集解黃山曰通典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秦蕙田云甲子丙子用剛日也亦桑弘蓬矣之意山案前書惠本紀書皇帝冠昭本紀始書帝加元服則定冠日始惠帝改冠名當始昭帝矣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據皆如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

年遠於佞近於義尚於財任賢使能補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擒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集解惠棟曰開元禮曰用曹褒新禮四加也以據富從五禮新儀作冠訖又五禮精義曰士冠于廟諸侯于太祖之廟天子當冠于始祖廟也如禮謁謁世祖廟也黃山曰班彪傳注在上日據志以據蓋謂卽據此通天爲常服也士冠禮三加受爵弁服仍易服服元冠未爵於朝禮止三加則無最後可據之冠自大夫以上皆有之矣嘗子問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鄭注不醴弱不爲改冠是卽據矣輿服志通天冠爲乘輿所常服又云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人學小冠幘也句卷屋者示何幼少未遠冒也隋志後齊皇帝加元服著空頂介幘以出是其制然則必加元服而後得據通天可知況天子必冠於始祖廟故曰皆於高亂廟改以據爲冠訖是既冠而後於高祖廟矣將行冠禮於何所耶是新儀必不可從也

王公已下初加進賢而已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入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騁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

周禮展牲干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史

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注干寶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帥三公九卿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郗人藉稻杜預注曰藉稻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干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聞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集解黃山曰注無違各本同案違當作逸此本尚書無逸為說也在勤以訓百姓無逸以示子孫義各有當耕時

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吕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請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力田種各穀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鄭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鄭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賛曰藉稻藉也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卽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爲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爲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爲旬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稑稑早也種曉也干寶周禮注曰種曠秫稻之屬稑陵穀黍稷之屬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陵作麥黃山曰明紀注引續志作既事告祠先農是祠在耕之後也又明紀永平四年詔曰朕親耕藉田以祈農事此注引漢舊儀亦云耕於藉田官祠先農皆先言耕後言祠蓋耕畢而祠既祠乃頌賛賜

漢制本如此今志首著正月始耕乃言執事告祠同是此義耕時已下侍祠著始耕之儀賀循謂漢耕日祭先農尤可證耕祭同日矣自劉宋文帝後乃先祠先農另日親耕一遵月令元日祈穀元辰載耒之文則古文之說也然周語虢文公詳言藉田之制司空除壇於藉乃係耕壇周頌噫嘻載芟二詩無享農之語小雅甫田之御田祖祈甘雨乂在我田既臧之後漢親耕始於文帝而前書本紀載其詔書不過曰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而已則先農之享固非漢初所尚也志載皇后親蠶亦先蠶後祠其義蓋同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韣弓衣也祀以高禖之命飲之以禮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嚳何

宜玄鳥致貽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鳥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爲禖官嘉神館妹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晉元康中高禖增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東哲荅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爲立高禖之祠高禖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爲主祀以太牢業罷惠棟曰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許愼云禱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黃山引前書戾太子傳初上年二十九始得太子甚喜爲立禖祝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枚乘傳乘孳子皐興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皆不從故事又朔傳朔之文詞有皇太子生禖賦是武帝皇子已生乃肇禖祀報也非祈也明非用月令之文矣後漢雖有舉不廢然帝后本紀亦訖無祀禖祈子之事蓋以時使有司祠之故其禮略不著耳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也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

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
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
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
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
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集解洪亮吉曰案三老李充出妻桓榮
亦去首妻復娶華嶠書榮長子雍早卒他若楊秭等皆再娶生子
則知官儀所說亦不足從惠棟曰闕三老袁良碑曰羣書以君父
子俱列二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此其證也案男女完具者謂更
老所生男子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黃山曰白虎通言老
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
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
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曰何以知之
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注引宋均三五之說郎本於此鄭
說三五雖皆與此異然仍謂老更各一人蔡邕乃云三老三人五
更五人方觀承據以駁白虎通謂父不可以三兄獨不可以五乎
夫父既不可有三兄自不宜有加於父漢代養老亦初無兼用三
人五人
之事也

行大射之禮

袁山松曰書官日本叙天子皮
弁素幘韜館是本鉏觀射大侯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
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
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
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
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
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

禁長也玄冠衣皮知館狀倂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享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選狙皆如士制集解周壽昌曰案此當時鄉校春秋常祀也前書高紀十二年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本書孔僖傳章帝元和二年帝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闕里志桓帝元嘉二年詔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而魯相乙瑛碑有云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犬酒値知此禮是隨時祭非特祭黃山曰後漢行大射禮惟明紀一見至鄉飲酒禮據李忠伏湛二傳光武世郡縣巳行之鄉飲酒禮鄭注旣云今郡國十月行此禮則自明帝後亦無改焉漢御親祠孔子必幸闕里光武建武五年十月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尚非親祠明帝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闕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則親祠在章帝前矣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事由魯相史晨奏請亦有碑又在乙瑛碑後蓋始不用大司農給米也若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値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見闕里志與置百石卒史詔碑同事山司徒吳雄等接魯前相瑛所請奏行故亦名乙瑛碑碑中大酒兩見字皆作大不作犬攷漢自高帝過魯祠孔子以太牢後皆遺守無用犬者此碑既言由河南尹給牛羊豕不用犬可知古牲祀門用犬不見於他祀鄉飲酒禮其牲狗也敖繼公云用燕禮之牲明非祭祀之牲同代鄉飲原不祀先聖先師漢溯禮所由起因行釋奠例用酒屬膳肉乾也非牲闕里祀孔尤與鄉飲無涉自不用犬則氏以爲時祭用犬殆誤大酒當即大祀之酒備五脊三酒耳凡祭先酒故釋奠言酒脯犬酒爲文有同牛酒之觴亦不類也

如是七郊

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日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集解惠棟日玉杖當作王杖先謙曰惠說是禮伊耆氏供王之齒杖注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集解惠棟曰至下應有禮字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饗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袒以非褻之故答子拜士

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覩猶子也虔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卽答拜中興謬從鈞讓後革之孫得其意集解黃山曰白虎通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容謙敬順貌也此注上引孝經援神契亦云尊三老奉几供綏五更接禮交容其文正同是交禮本尊就五更言非所論於三老董鈞爲慶氏之學秉大戴之傳敬議必本於師志文約言之虔喜自不考耳尸乃假攝故儀禮有答拜之文養老乞言非同假攝譙周以爲比偵矣陳立白虎通疏證云譙氏說經多由聽斷未可據也

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

丁孚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鸞旂車皮軒闟戟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薄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先蠶禮以少牢

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於蠶室養蠶千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

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絜
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
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絜而巳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
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
文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集解惠棟曰晉
書禮志引漢儀云皇后親桑東郊苑中又蒐瓜一作苑宮于實曰
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蒐蠶婦人先蠶者也又河南十二縣境
濟曰繭觀在廣陽門先謙曰官本注苑中下無於字巾作中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集解錢大昕曰絜古禊字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靚請

說文無禊字惠棟曰蘇林云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醮黃
山曰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爲大
絜也文與此同而官民作宮人案作宮是也志爲朝廷明禮儀
不當僅載官民之事是月遒上皇帝祠先蠶爲文卽明帝永平二
年三月上巳事前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元后傳春幸
蘭館幸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皆其故事漢祓除之禮
自天子及官民固皆行之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
百子泄邊灌濯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前書外戚傳武
帝卽位數年無子祓霸上當亦率宮人行之本書周舉袁紹二傳
皆載有三月上巳之會鄭元女巫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足知官民相沿漢
末未廢苻此不當作官民耳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

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絜也

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祓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日韓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濊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夭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商梁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案選惠棟曰絜讀爲禊故云謂之禊也故下引風俗通曰祓者絜也又月令暮春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又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黃山日續齊諧記晉武帝問曲水之義摯虞言漢章帝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攜酒就水洗滌去災帝曰如此便非佳節尚書郎束晳謂虞小生不足以知之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乃因此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爲盛事案摯虞所言與此注郭虞事略同而以爲章帝時徐肇事固爲不經郎束晳所言亦不足爲典要但袁紹傳注引厤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災及韓詩薛君章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拂除不祥而此言漢書八月祓濊水是漢初已有春秋兩祓矣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

七夫漢指歲人習祓除百子水嬉亦言秋祓而時七月十四日又與漢用八月殊皆不知何所昉也

禮儀志上第四 終

禮儀志上絳袴袜袜原譌袜已正官本不誤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注凡與先后有瓜葛者柳從辰曰埤雅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疏遠者取譬瓜葛案以瓜葛喻親屬昉於詩之瓜瓞葛藟本為雅言觀王導笑謂其子相與有瓜葛義亦第主親屬不主疏遠自後世專以疏屬為瓜葛而雅言亦等里語矣集解諸侯家婦柳從辰曰今獨斷家或作家但下文注引謝承書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則不必限於家婦抑侯家婦與先帝后有瓜葛者不定家婦也

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

薦之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作以切牛毛血多血字集解先謙曰官本牛毛作牛尾柳從辰曰通典引作以切牛尾之毛今案水沃牛肩毛切牛尾猶之可也如竟切牛尾則牲體不全矣古亦無先薦尾之禮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侯康曰通典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或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又云君致齋于外夫人致齋于內散

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宜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賀會宴樂

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可加元服錢大昭曰安帝以正月庚子冠濟北王以正月壬子冠則庚子壬子亦吉日也今案頭陽屬天而冠日用子舉甲子丙子以起筮日之例耳古之筮日吉事先近甲子不吉則筮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時其吉告可用固非有異耳

正月始耕侯康曰南齊書禮志祀先農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何佟之議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顧暠之議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暐上帝下本魂乳孩悱乙丑賭緹詭駮辭之丑賭鑣不酌舊用丑實兼有據觀此知漢耕藉田多用亥日閒或參用丑耳用亥丑之義亦見南齊志文繁不錄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舊儀曰 至 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柳從辰日孫輯本漢官儀作戴青幘冠青衣載青旂駕青龍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互校實皆非完文

有司告事畢注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侯康曰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於東郊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是東耕非天子禮惟白虎通云耕于東方者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

三反之齡蜡好問公羊桓十四年注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白虎通多公羊家言故與邵公注合據此二說則漢用公羊禮也今案漢興雖禮經殘缺古文之說卒難施用中興後言禮者多尊用慶氏其言禮必有異於二戴者祭統之說則戴氏學也唐貞觀三年初議藉田孔穎達卽援祭統駁東郊爲不合古禮太宗曰虞書云平秩東作則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所謂天子親耕於南郊蓋說未有用之者也

如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官本如是作於是錢大昭曰閣本作於是

五更南面公進供禮錢大昭曰公本又作三公

祠先蠶注而皇后親桑於苑中官本親作視非

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栩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今作祭案黃省曾蠶經云菀窳婦人先蠶也蜀有蠶女馬頭娘歷代所祭不同據此則作今非誤矣且上已云祠下不必更言祭文主釋蠶神亦非就祭蠶神言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

諸天下官皆詣蠶室栩從辰曰孫輯本漢官舊儀臣作神得以作巾絮上有皇后二字諸天下官下有下法二字今案臣作神及多皇后二字皆較勝此注所引惟通考注所引又全與此注同

是月上巳 桺從辰日風俗通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

禮儀志中第五

後漢書五

梁 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日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俯昧昌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

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爲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爲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牢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集解惠棟曰董仲舒云廣陵女子諸巫毋大小皆相聚其郭門外爲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澍而已江都相仲舒下內史丞書從事其都問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絜淨易教者祭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謹進酒甘羞再拜請雨

閉諸陽衣皁興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爲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館[illegible]牲以甲乙日爲大青龍一

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閭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吏大浚井暴釜於壇杵臼於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饑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已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尫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八

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太昊祭
之祠木魚九玄酒具清酒博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
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
間相去九尺際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
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
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
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予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
三日衣玄衣祀禮如春以王癸日爲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
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
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
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軆丈夫欲藏而
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寘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
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衛無不備設譚問求
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綵其
象類而爲之集解惠楝曰注祭之以毋鼀鼀一作胣母音模禮記
謂之湆毋鼀音移周禮曰鼀食又注他皆如前此下有神晨求雨
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
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沽穎雞人北方煩注[illegible][illegible]人舞之
四十九字又注煎上有無字又注太昊太作少又注他如前他下
有皆字又注爲四通之壇爲上有各字又注祀禮如春祝作祝北
朱本亦作祝又注四時皆庚子日皆下有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
爲之結蔡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又注綠其象類而爲
之新論又云余難曰頓牟礎石不能買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駿窮
無以應黃山曰注引董說今據淩曉繁露注本除惠校己錄外又

令民禱社稷稷下有山川二字家人祠戶祠作祀下祠竈祠中霤祠門祠井皆同暴巫聚蛇蛇作㞐具清酒搏脯搏作膊下搏脯皆同辯口利辯者口作言恐不成成下有實字為大青龍一青作蒼諸里社作鑿社與三歲報豬三上無與字置之里北門之外里上有於字皆燒豬尾豬上有羅字報以豚一以上無報字豚作豬拜蹝陳祝如春春下有辭字為赤大龍一赤大乃大赤二字誤倒長七丈居中中下脫央字酒脯祭齋衣赤酒上脫具字祭乃祝之誤赤下脫衣字令縣邑一徙市邑下有十日二字毋舉土功舉作與於中央皆南鄉中央乃南方之誤皆齋三日齋上無皆字老者亦齋三日者下脫五人二字亦通社中於閭外溝溝上有之字蝦蟇池方五尺蝦上衍取字冬舞龍六日舞作儛祝齋三日衣元衣元作黑蝦蟇池皆如春如上無皆字凡求雨大體雨下有之字丈夫欲藏而居而居作匿又僮作僮作壹旁作傍鄉或作向皆小異**一立士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周禮日翌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日翌赤草染羽為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俻躰早**反拘朱索社伐朱鼓**漢舊儀日成帝二年六月始命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日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貴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厭勝之法也集解惠棟日注成帝二年北宋本二作五黃山日反拘朱索社伐朱鼓乃既雨之後止雨之事志因求雨並及之**禱賽呂少牢如禮**漢舊儀日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古今注日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也儀

解黃山曰杜氏通典云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旱太常禱天地宗廟馬氏通攷亦云漢氏未嘗舉雩祀蓋自古文之説昌僉謂雩祭有二以月令仲夏大雩帝爲正雩以司巫舞雩爲因旱而雩且以周頌噫嘻爲正雩之詩大雅雲漢爲旱雩之詩實則雩爲吁嗟求雨之祭自有定詁公羊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傳十一年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卽左氏龍見而雩亦謂龍星主雨不雨卽當行雩至秋始雩則已失時正志雩盡立秋之義非月令之雩帝也周官言祭最詳而舞雩止屬旱暵不關享帝噫嘻爲春夏祈穀所歌毛序同於魯詩著爲祈穀並非祈雨自月令以雩帝爲卽祈穀之祭而祈穀之時又非卽乏之雨之時於是服孔二家遂訓雩爲遠謂遠爲百穀祈膏雨後儒亦誕其不經而仍朔信有祈穀之雩若祈穀於春則龍固未見準之左氏亦不合矣西京祀典皆依今文東都相承不改故但有旱雩而無正雩杜馬乃少之非也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

讀文與此異也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冊皇子爲諸侯王皆以上東門中以東門在卯故也謁者引當拜前當

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爲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爲尊儲鰨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愼與勤而戒之集解洪頤煊曰安帝紀永初三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全異黃山曰志言拜皇太子諸侯王公皆拜爵而往僅舉夏勤拜官策爲比蓋漢典禮殘闕他無可徵也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

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

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爲公興

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了案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譚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宋貴人爲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葛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某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臣鼎臣旭

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寍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莘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闈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館本會作人懿校舊本以典卜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紱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爲副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初卽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卽位威儀赤紱玉璽集解錢大昕曰注維建寍四年七月乙末本紀七月癸丑立貴人宗氏爲皇后又按靈帝紀太尉聞人襲以三月免官此立后乃在七月或紀所書月日誤惠棟曰注尚書令臣囂疑劉囂僕射臣鼎曹鼎也尚書臣旭疑魯旭注人日宜哉人作僉注卦得承乾兆名也坤承乾爲大吉之兆也注宗正祖劉祖字季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爲郡屬曹吏太守公孫慶舉孝廉又祖女春龍見眞誥注立貴人爲皇后后其踐爾位注虎一后字從北宋本增人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㠯朱索連

葦茭彌牟朴蠱鍾集解錢大昕曰彌牟五字未詳黃山曰正字通引郝敬說彌牟爲禦止塗抹之義不知何據前書景本紀侵牟萬民李奇注牟食苗根蟲也則牟朴蠱鍾對文蓋皆指蠱生之處而名之彌者以葦烈之氣辟之禦使不得萌生耳秋官庶民除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葦茭即嘉草莽草之屬禮致膳則用葦桃茢以辟凶邪膳於君亦有葦桃茢用桃必兼用葦也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集解錢大昕曰桃印宋書禮志作桃卯注稱桃印本漢志所以輔卯金則印當爲卯之譌黃山曰事物紀原載漢用朱索連五色剛卯爲門戶飾是桃卯卯即剛卯矣而輿服志明以卯爲印則桃卯亦可謂桃印非譌也代以所向爲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葦有叢呂氏春秋曰[illegible]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鄉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illegible]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更集解錢大昕曰更郎梗字下文云設桃梗鬱儡葦茭是也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

幷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吕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集解惠棟曰徐廣云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常絳衣也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吕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吕鹿麛月令曰天子乃厲飭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載戰事也四時閒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强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集解惠棟曰還上脫於是乘輿四字遣使者齎束帛吕賜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匹武官倍於文官武官肄兵

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館本講字上有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蹴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館本脫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卻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夏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巢蹤惠棟曰周禮射人射牲鄭元云今立秋有貙劉云云賈公彥云漢時苑中有貙劉卽爾雅貙似貍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立春遣

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漢官名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匹

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遣巡

射牲〔集解〕先謙曰官本司下無告字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貙膢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貫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膢祭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集解〕惠棟曰呂氏春秋八月紀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云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榮是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供老人之杖論衡云七十賜玉杖著鳩于杖末不著爵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集解〕惠士奇曰長下落九字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閒遁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賜老人也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季秋之月〔集解〕先謙曰官本季下提行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集解〕先謙曰官本月作日是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集解惠棟曰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illegible]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

春諸王時變服集解惠棟曰王北宋本作五執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

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集解惠棟曰注陰陽氣微陰字衍黃山曰注引白虎通今據陳立疏證本至日所以休兵至日作冬至不興事興作舉陰陽氣微作陽氣微弱以扶助微氣扶上無以字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有故孝經識曰五字陰氣推而上陰上有反大寒何四字疏證謂月令仲夏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仲冬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文義正同易復象辭統言至日閉關未分冬至夏至晷泰傳言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養陰氣故此亦當有夏至一段文既志注為約言之山案原文專就冬至言故但云陽氣微弱注統言至日本兼冬夏二至故云陰陽氣微疑劉昭所見白虎通文本如此惠氏本以爲衍陰字非也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惠棟曰易通卦驗云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illegible]

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注云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眾人之中取習曉者使之調焉皆調和之也先謙曰八能謂撞鍾擊鼓磬吹管竽鼓琴之士鍾調則黃鍾蕤賓之律應鼓調則太蔟之律應管調則夷則之律應磬調則林鍾之律應竽調則無射之律應琴調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以六器應八音故曰八能詳見下注或吹黃鍾之律間竽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竽長四尺二寸或撞黃鍾之鍾集解惠棟曰樂叶圖徵云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鍾四時九乳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集解惠棟曰阮諶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或鼓黃鍾之瑟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曰瑟用槐木長八尺二寸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集解惠棟曰春秋感精符云用馬革鼓圓徑八尺一寸易通卦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鄭元云馬坎類牛離類先之三日太史調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塾集解先謙曰官本卽作郞太子具樂器集解錢大昕曰太子當作大子惠棟曰太子當作太常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爲端守宮集解惠棟曰卽

守宮令也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集解惠棟曰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正德所行注云謂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溜北面跪集解周壽昌曰案溜與霤同左宣二年三進及溜正義溜謂簷下水溜之處今俗所謂滴水簷也釋文屋霤也溜亦或作霤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穿石是也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

臣道得臣道得則太族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
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
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之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
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
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
調下臣以法賀圭蔟音調圭以法賀臣者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
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
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陽樂以成地理集解惠棟白注必從入
能之士鄭元易通卦驗注曰從就也又注天文鄭元通卦驗注曰
天文謂之三光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
以報之黃山日志皆音以竽承上間音以竽言皆下當撰間字也
韓非子竽者五聲之長又陳氏樂書昔女媧氏使隨裁堯竹為竽
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冬至吹黃鍾之律而聞以竽即言漢
制也攷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竽即笙類漢德何火故獨有取於
竽西京自孝武置協律之官鼙開樂府至孝元時京房作準而後
候氣之法備樂府設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樂工惟有竽工員而
不及笙見前書禮樂志哀帝罷樂府猶有存者迨王莽時遂并廢
八能之選備於臨時乃東都權宜之制也注陰樂陽樂於樂無徵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又典同掌六律之
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高愈云陽聲屬天陰聲屬
地然則樂以聲言耳成天者地故作陰樂成地者天故作陽樂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

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襃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曰禮畢集解惠棟曰曰北宋本作白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集解惠棟曰令北宋本作命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館秋貙膢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送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也集解黃山曰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靑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蓋本緯說而隆因之非小數也呂覽孟冬紀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月令饗作臘此固秦令其成書在始皇八年史記載始皇三十一年始更名臘曰嘉平則饗是更名後所易當以月令作臘爲正通典載漢復嘉平曰臘知漢臘卽沿秦制獨斷臘不記秦漢不以秦當一運耳後儒据左傳虞不臘矣之文謂周以前蜡以息老臘以勞農同月兩祭蔡邕提之然左氏古文漢初所不尙秦臘後改嘉平明卽以代大蜡漢復臘不用蜡非蔡提之也王者禮有因革秦勞農不息老養壯佼亟耕戰者所尙漢之所因也秦以前五祀冬祀行漢冬祀井而行別爲祖臘以季冬不以孟冬大享臘天子以祖配帝官民皆祭其祖不聞復及五祀又其所革也況可以八蜡之祭天地四方繩之乎

先臘一日集解先謙曰官本此句提行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卻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㠯上十二㠯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集解惠棟曰侲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

云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裴駰案薛綜云振子童男女李善云侲之刃切史記徐廣云海神云若侲女即得之矣又注桃弧棘矢服虔左傳解詁曰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集解惠棟曰熊舊漢儀作虎玄衣朱裳集解惠棟曰朱舊漢儀作丹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宂當作冗冗從僕射官名而隴切冗散也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集解惠棟曰莊子逸篇曰游鳧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勤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耳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殈集解惠棟曰案漢隸殈即古文詾字玉篇曰殈古文凶說文無此字司馬光音虛容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集解惠棟曰藝文志有執不祥劾鬼物八卷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集解惠棟曰一作祖明見唐志黃山曰秦蕙田據舊本作祖門故惠有此校其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集解惠棟曰封

禪書磔狗禦蠱菑說文曰梟磔死之鬼亦爲蠱淮南子曰傷死者其鬼嬈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獝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日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集解惠棟曰論衡云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注捎當作捎方交切薛綜注云腦陷其頭也蕭該漢書音義云獝狂無頭鬼見字林風俗通云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黃山云志追惡凶秦蕙田據舊本追作造案造謂值造惡凶所在而治之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北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

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集解黃山曰秦蕙田據舊本門外作之外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者更也歲終吏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牲舘食魑舘魅者也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門戶畫虎之形著之門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集解何焯曰特侯侯特進侯也黃山曰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此安帝永初三年事也儺獸十二有衣毛角此作之者象橐駝皆用生物蓋雖事增華戾於舊典故可悉罷之方相氏黃金四目鄭注謂如今魌頭說文類醜也今逐疫有類頭徐鍇云類方相四目今文作魌許言今鄭亦言今是魌頭行儺自前漢相承至後漢末尚循

故事矣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館林作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衞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衞士入自端門衞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衞士矣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衞士瑰偉壯觀也集解惠棟曰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衞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王尊傳云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衞士如湻曰諸衞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饗衞士於南宮見東平王蒼傳黃山曰饗遣衞士亦勞而休息之志列大儺之後儺之次日卽爲勞農大享臘之日後漢有勞農之典而諸帝無勞農之事益卽以遣衞士當之故鄧后詔牽連及之也

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

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

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爲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役帷[illegible]禮庶著不蹤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二千石已上上殿稱萬歲

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歷帷[illegible]啟帷[illegible]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日畢化爲黃龍長八丈出水游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閒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鍾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廁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自到偃

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窴解惠棟曰白虎通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侑曰天子食時舉樂注陸漢官儀作陪薛綜西京賦注云舍利獸名性吐金故曰舍利雒陽宮閣傳北宋本傳作簿黃山日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又云佾侏兜離罔不具集與注引蔡質說合又東京賦龍路充庭鸞旗拂霓此言大朝會充庭之制謂陳乘輿車贅旌鼓於殿庭也安本紀承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乃太后以年儀省之又注太官賜食酒食酒乃酒食設御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蔡邕日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曉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日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日漢樂四品一日大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殿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之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日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日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館埶稷臥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館埶乎山川鬼神

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館本作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年正月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予樂官習誦彼館本作聲與舊詩竝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集解惠棟曰注諸會食舉之樂諸下脫會字

禮儀志中第五　終

禮儀志中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

侯康曰此此當以郡國上雨澤若少爲句府字衍通典及通志禮略載此文正無府字晉書禮志上云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尙旱郡縣各埽除社稷彼之尙旱即此之上雨澤若少也彼借尙爲上耳盧召弓校晉志云少府亦有田租山澤陂池之稅故有所屬之郡縣校續志云少府所領山澤之稅世祖已歸司農無所謂少府郡縣也二說自相矛盾當從後說然後說幷刪續志郡縣二字則亦非也今案侯氏讀若少爲句是也然二字自爲句不當連上爲文也郡國以時上雨澤自係定制非必少乃上多即不上也少者旱之漸故當埽除社稷以爲民祈福其果旱也則行雩京師主於公卿郡國主於官長耳就公卿言則府當即指京師三府亦未必定是衍文矣至謂晉志之尙旱即此志之上雨澤若少以尙古之尙通上計之上其說抑迂曲難從

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注諸巫母大小至女獨擇寬大處移市

毋原作母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注引仲舒奏記文與今本異而皆有脫誤注作女獨擇寬大處移市女似本對毋言且上文無收下文無內無得字皆作無亦不應此忽作毋也

與士龍注具清酒搏脯本搏原作搏下搏脯皆同依通考改官本注不誤案搏與膊通說文作膊脯祭之

呂母餽官本注毋作母案通考作母

謁者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官本中作甲連上某字為文錢大昭曰閩本監本均作甲柳從辰曰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官以中書為中謁者令見漢舊儀作甲非今案漢禮殘闕志所輯拜皇太子拜諸侯王公兩條儀制皆甚簡略疑皆太后臨朝援立童幼倉猝之禮也中謁者郎中宮謁者令所屬百官志所謂宮者主報中章是矣拜諸侯王公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則拜皇太子謁者曰贊皇太子臣某中謁者稱制曰可其文一也且皇太子一而已矣必贊曰某甲又贊皇太子為謁者稱制荅可者又郎謁者亦嫌於無別此則仍當以從毛本為長矣

制詔其呂某為某注勤而戒之孫星衍曰通典而作其

附注朱貴人秉淑媛之懿官本注秉誤乘威容照耀官本注照作昭柳從辰曰典職儀作照

集解惠棟曰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侯康曰御覽二百五十三引漢魏先賢行狀曰故宗正南陽劉伯字奉先少履清節忠亮正直研精文學無不綜覽嘗為督郵時豫章太守虞續以贓養穢汙徵至郡界當就法車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毆續續恐就車乃徑上尚書以肅王道案伯之官職郡望表字與祖俱同則伯必祖之誤

名曰乘之注旅帥執鼙官本注帥誤師

貙劉之禮 至 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膢膢而賔水案今風俗通賔作買今韓子賔水作相遺以水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膢錢大昭曰當是嘗字之譌食下當更有新字案作嘗是也可毋加新集解惠棟曰徐堅引說文云冀州北部以月朝作食爲膢祭今案前書武紀太初二年三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戶比臘如淳曰膢音樓漢儀注立秋貙膢伏儺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膢祭名也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貙劉膢劉義各通耳又本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章懷注亦云冀州北郡鄉諨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初不言本說文今說文肉部膢下但云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亦無八月貙膢之說蓋膢無論以二月以三月以八月以十二月本自爲祭名貙劉字本應作劉借作膢者當由貙乃獸名而劉爲帝姓史臣意有所嫌故冊書從而改之非本義也觀鄭君周禮注仍云今立秋有貙劉私居詮經固可無諱許君說文乃備進呈之書並劉字不敢列入非止以字形不與古篆合其義抑或有雜說也是以豸部貙下亦但云貙貗似貍者而經不及立秋貙劉諸家說史強相牽合要無當也至徐堅所謂說文必猶是以字林爲說文之類耳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集解先謙曰至故曰八能 謹案八能所屬緯書異說下注引樂叶圖徵謂八士或調陰陽或調律麻或調五音其說未備觀易通卦驗云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或調五德則釐然別爲八能也

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 錢大昭曰板書閩本作書板

百二十人爲侲子 侯康曰劉昭云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于成湯之心侲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

冗從僕射將之集解惠棟曰至宂散也 今宋毛本宂作冗官本同據惠校北宋本自作穴不與今本同也此字依說文固以惠說爲正顧自唐以來碑版相承以冗爲宂以宂爲宂其亂久矣字書謂冗同宂葢據沈之作沉推言之其實亦微有辨則以用代宂者下固从儿不从几也

徭者爲糧注因耕父於清泠 官本注泠誤冷 一名沐𦢊 柳從辰曰沐𦢊史記孔子世家注𦢊作𦟀集韻作𦟀字書無𦢊字今案劉注作𦢊各本皆同必非誤字至五音集韻之𦟀字其右从厘此字不合六書據五音篇海本部市𢊁廛字之俗寫又集韻之𦟀與篇海之厘其音均讀如纏可知𦟀亦即𦢊之俗寫而字書實漏載𦢊本字也

設桃梗鬱儡葦茭畢注一曰神荼一曰鬱儡柳從辰曰神荼鬱儡音伸舒玉律見郝氏

增訂金壺字考殿除畢官本注殿作毆是

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注郎官蘭臺令史二千官本注二千作三千

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侯康曰南齊書禮志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鍾受賀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于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案侯意此文鍾鳴當如南齊志作鳴鍾也夫羣臣辨色入朝天子嚮明出治夜漏未盡非卽受賀之時若鍾已鳴嫌於太早至當受賀時而後鳴鍾以爲於說爲近也然鍾固是曉鍾作鍾鳴亦無不可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注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晩朝十月朔之故案文晩當爲免之誤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後漢書六

梁 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不豫 集解惠棟曰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豫政也黃山曰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天子疾稱不豫不豫者言不復豫政也案書金縢王有疾弗豫傳世家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引同皆今文書序武王有疾釋文據馬融本爲有疾則古文亦有作不豫文者惟白虎通謂不豫者不復豫政乃疾不可爲之辭若武王不豫明日有瘳則非不復豫政矣又顧命王不懌前書厤律志亦引作王有疾不豫此亦今文釋詁懌豫樂也又懌服也豫安也服亦安之意說文豫又作悆悆下引周書曰有疾不悆悆喜也又釋文據馬融本懌作釋說文釋解也此亦古文有不樂不安不喜不解皆就疾言於政無涉史家沿爲天子彌留之稱當仍據顧命今文爲說謂疾甚失其常度不自安耳然後世則皆僅知有白虎通義已 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 集解惠棟曰嘗藥監六百石宦者爲之黃山曰天官五醫監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治之於未病也而隸於冢宰猶內小臣以下閽寺內豎皆統於冢宰俾大臣得制馭考察之前漢太醫太官隸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其遺意後漢少府專隸司空而太醫太官遂主於宦者嘗藥丞之設據百官志章和以下所增尤前漢所無也 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

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集解惠棟曰沈約云後漢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宏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登遐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集解黃山曰漢之喪儀自王莽纂亂舊典不存說見趙憙傳稽之三代夏受虞禪舜之喪禹主之殷則高宗諒陰三年聽於冢宰周武王崩周公立成王成王崩召公畢公受顧命輔元子尚書史記大略可徵周禮九嬪大喪從后哭而已不聞后得預政也漢自高帝崩於呂后之手置相大事授指婦人祕喪植權亂於此兆稱詔主喪遂爲西京故事然光武懲前毖後一切皆以遺詔行之則皇后仍不得預憙傳言帝崩受遺詔典喪禮足其證也明章遺詔皆云如先帝法制皇后亦不預可知並自殤沖短祚中間安帝崩於乘輿遺詔不行皇后遂復稱制觀安帝崩閻后祕喪還宮沖帝崩梁后不欲發喪皇后主喪史皆有據則斯志所輯亦東都中晚之典制耳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衞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

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唅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唅以玉諸侯飯以珠唅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唅以貝集解惠棟曰范甯穀梁注云含口實禮緯云天子含用珠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貝璧一作碧 槃冰如禮 周禮淩人天子喪供夷槃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集解惠棟曰杜子春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 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 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梓宮者禮天子飲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也凡人呼棺亦爲宮也 大斂于兩楹之間 集解黃山曰穀梁定元年傳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又引沈子曰正

椁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正棺謂既內尸於棺遷而止之即所謂殯矣兩楹弓載殯於兩楹之間爲殯制天子諸侯南面出治位於兩楹之間殯亦如之則三代所同穀梁言諸侯通於天子徐氏問乾學謂卽後世柩前卽位之儀所出是也惟志言大斂於兩楹之間問卽繼以安梓宮內諸物下釘去牙太常上奠足先置梓宮於楹問卽於此大斂內尸櫕塗無所謂殯矣當由漢典殘闕不能致詳耳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集解惠棟曰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觀漢記百官表日大行丞有理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擯贊九賓之禮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已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已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

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曰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璧琮以斂尸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illegible]本作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

尚食集解惠棟曰孝惠紀云宦官尚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帳尚衣尚席亦是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也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

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集解先謙曰官本坐作座北面稽

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

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集解黃山曰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鄭注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顧命陳寶於西序東序西房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鄭鍔云大祭之時陳之以昭其功大喪陳之以昭其能守此玉具當即玉鎮寶器之屬故與

璽綬並陳如顧命儀至告令羣臣舉授太尉執爲信守自係漢家故事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集解黃山曰兵官戎三字爲文既不可得解合下三公太常爲文辭亦不相屬注何以涉及車器介士知此文必有誤脫矣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集解惠棟曰服虔云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服也又注緣下有也字纖下有者字釋下脫服字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集解黃山曰及各形近之誤謂皆

得不遺人表奏也　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集解黃山曰八歷舊無傳其說者此即重之變而有凶門柏歷歷即重上所懸兩也史記滑稽傳銅歷為棺小司馬注歷即釜兩也是其證士喪禮重木刊鑿之鄭注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斵治鑿之為縣簪孔也士重木長三尺敖注鑿其前為二孔而以彝貫之為縣鬲之用又新益槃瓶陵敦重所皆濯鄭注重鬲鬲將縣於重者也開元禮重三品以上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長六尺橫者半之太常因革禮重一品挂鬲六五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皆即本漢魏相承之制天子重高九尺則挂鬲八可知廣即言其橫八尺之重橫半四尺容鬲六則九尺之半不足容八鬲至尊異禮故不拘橫半而以足容八鬲為制此又義之可推見者也晉書皇后杜氏崩有司奏陵所作凶門柏歷成帝詔停之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喪以葬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范堅說凶門非禮禮有縣重形似凶門後又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據此柏歷即重鬲柏者以柏木為重也置於庭為重出於門外以表喪為凶門天子皇后又於陵所為之則離而為二蔡云繫二瓦器乃六尺三尺之重所縣鬲據范云俗遂行之知當時士民皆沿用凶門柏歷而變鬲言歷則自漢已然矣　裹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轜疏布集解惠棟曰士遜云疏希也　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為賓車集解錢大昕曰僕下脫駕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大練為屋

幘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集解惠棟曰凡國祭祀喪娶之事太史掌奏良日也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坊集解先謙曰官本坊作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卽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爲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集解陳景雲曰注天子至石焉十三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湊之注誤入於此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集解惠棟曰周禮小祝置

銘鄭衆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賈公彥云漢時謂銘爲旐[illegible]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以緇布爲之絳繒題姓名而已不爲畫[illegible]飾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集解黃山曰古之有謚本始於天子周書謚法解周公輦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白虎通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集解黃山曰說文次不前不精也穆天子傳四次車之乘郭注次車副車也廣雅釋詁三科本也次科卽謚策哀策之副本推詳漢世南郊奉策有謚策有哀策謚策稱述德美以著定謚之義所以褒之哀策又累其功行稱謚以誄之卽曾子問所謂惟天子稱天以誄之也謚策稱大行皇帝哀策改稱某謚皇帝故亦曰謚哀策二者皆以篆文故別錄員書副本以進皇帝名皇帝次科耳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太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緦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吕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集解錢大昕曰三下脫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集解錢大昕曰獻帝紀注引此文作櫂歌音徒了反鐸司馬八人執鐸先集解惠棟曰司馬法云百人之帥執鐸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

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自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東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裴駰黃山日志前言大尉讀謚策藏金匱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亥言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則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即此哀策非有二也陵事掌於司徒故藏哀策明器之屬皆以司徒督之上文兩言司徒跪請則司徒非別奉有謚策可知且謚策太尉掌之不屬於司徒既藏金匱亦無緣得奉而唐大喪儀陵次乃有謚策案哀策案引祕書監取謚策哀策則謚策與哀冊並列玄宮神座不藏金匱乃禮之變矣通典載陳武帝崩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王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今祖祭已奉哀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

書藏于玄宮謂依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言已奉哀謚又言哀策在庭足證謚哀策之卽爲哀策六朝時猶止哀策藏陵內也言哀策篆書並可證注所云明帝顯節陵中策亦卽哀策也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筲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館駄姪卧釬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覆以疏布集解惠棟曰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甒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三禮圖云醴甒以瓦爲之受五斗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大中身兌下平底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集解惠棟曰三禮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爲行者之節度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注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通俗文曰細毛翭也彤弓一卮八牟八鄭玄注既夕曰牟盛湯漿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集解惠棟曰三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

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縣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集解惠棟曰貨殖傳云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

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集解黃山曰容根車即金根容車游載容衣謂載以游行蓋漢制日游冠衣郎始於此日司徒至便殿並聲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已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一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緜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爲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爲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圜祕器作梓宮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集解惠棟曰鄭氏祭法注云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春秋正義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穿中央達四方也范嵩曰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也白虎通云納之西壁　先大駕日游冠衣于

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已下皆服留黃冠集解惠棟曰冠用留黃色百官衣皁集解黃山曰留黃皁其質皆帛帛廣雅釋器留黃紩也集韻紩繒也說文莫艸也可以染留黃綟帛莫艸染色也帛繒也廣雅釋器緇謂之皁又皁緇黑也說文緇帛黑色也廣韻皁黑繒也改服繒帛明己釋服每變服從哭諸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虡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　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七十四頃五畝帝王世紀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愼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爲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虡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

東圖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
日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
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廣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曰
吏寺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圜
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
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廣在行馬內寢殿圜
吏舍在殿北提封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大
在雒陽館林錫閜珛鍎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本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廣在司馬門內館館騑
內寢殿圜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入頃　九畝二十步方杄
封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沖帝懷陵山東百
入十三步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圜寺吏舍在殿東提
封田五頃入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
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門寢殿鍾廣在行馬
中圜寺吏舍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為廟帝王世
紀日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紀曰山方
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
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
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
文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溺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
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三百一十
里禁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髁巃皝棣昤館鉢饋蹟鈜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
繼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

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之
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若棺槨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咸
帝陵解金縷探含幾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
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
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
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無動
莫如無利藏棺槨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
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
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固
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
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
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至為丘隴
[illegible]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
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其視萬世猶一
瞑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
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
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以自表此何異彼
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
曰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
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不掘也而猶皆爭為

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倖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匿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上大墓上曾不能禁椁梓襍下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棺林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爲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肯之辱以爲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冢樞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曆級而止之爲無窮慮也集解吳仁傑日案儀禮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康成云八十縷爲一升司馬公書儀亦云古者五服皆用布以升數爲別其繇以八十縷爲一升益當時有纖此布以供喪用布者以升之不論升數久矣另氏鄉儀亦云今布無升數且齒精麤以意定之仁傑謂今布不可請無升數特語轉爲知陵切耳鄭謂升當爲登登成也而知陵切亦訓爲成數今纖具白蔻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多至十五成以上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粗者菌纖用一縷則是六成實三成耳黃山曰注沖帝懷陵西北上當有在雒陽三字質帝靜陵門上當有司馬二字吳說今織具白蔻者每苑用六成七成山案禮雜記疏緦麻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朱子通解曰抽其半是一蔻只用一筵集韻蔻織具白當作日蔻苑均蔻之譌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吕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日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案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集解惠棟曰注太僕妻御之下脫女騎夾轂四字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集解黃山曰志不著皇后大喪儀溯東漢諸后其前卒者率以廢死不得具禮宜矣然桓帝梁后之崩固嘗賜謚建陵雖以梁冀之誅不旋踵貶后爲貴人謚奪陵廢其自初終以訖於葬非無可言蔡邕和熹謚議云漢氏母氏無謚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是則后謚始於東漢本推太后有焉故得加用帝號謚以一字其兩字者皆追尊贈謚也梁后之謚懿獻爲漢特典何以無紀蓋后始崩冀方擅權自用一切儀制皆冀主之葬淹兩旬其爲逾侈必有不足垂後者冀敗黜罷遂并其文案刊剗之耳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集解先謙曰官本官作宮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集解惠棟曰杜佑云空中斟合而漆之如漆坎侯郎笠篠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牢贈祭宜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爲發哀又臨其喪自王主貴人以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以盭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輤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緱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簟席爲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謚如禮下陵羣臣醳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禮儀志下第六終

續漢志集解第六校補

禮儀志下飯唅珠玉如禮注諸侯飯以珠唅以珠 錢大昭曰下珠字當作璧案璧一
徑九寸不可以唅且固玉也柳與天子無別惠氏補注謂璧
作碧據說文碧石之青美者蓋次於玉也則注唅以珠宜都唅
以碧之謂

安梓宮內珪璋諸物注以大斂爲加之也 官本注以作於 通於天也 官本注也
作地是

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注天下吏民 官本注天下上有其令二字

佐史已下 官本史作吏案據後文皆作佐史則此作吏爲誤字

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注漢舊儀略載諸帝壽陵曰 官本注諸帝上
有前漢二字

執戈揚楯注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官本注毆作毆是

甒二容三升集解惠棟曰 至兒下平底 柳從辰曰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三禮圖醴甒文與惠

引頗異然似有誤字惟容五斗則不誤禮器君尊瓦甒鄭注亦云瓦甒實五斗與志言容三升者不相侔矣今案論語鄭注筲容斗二升儀禮鄭注甕容一觳[illegible]禮記鄭注甒容五斗志所載則其容各止三升蓋明器纔取備物制自如此非有誤也否則醯醢百甕之死而致生之轉陷爲不智矣

骨短衡注鄭元注曰至示不用也 官本注曰上無注字示上多亦字

牟八 柳從辰曰內則敦牟卮匜鄭注敦牟黍稷器也陸氏釋文云齊人呼土釜爲牟是牟形爲釜矣今案牟即鍪也敦牟亦即是兜鍪兜鍪本一作兜牟首鎧也廣雅釋器鍪鬴也[illegible][illegible]以金爲之曰鍪以土爲之亦曰堥內則之牟鄭本讀爲堥故釋文亦以土釜說之其式略如冠故並沿爲首鎧之名荀子禮論淮南子汜論均早以鍪說冠是又不必定爲軍中之冠名此如釜爲炊器亦爲量名名同而物則異至謂軍中首鎧可就爲炊具乃傳會之失前人已辯之即此所謂牟亦專是盛物之器並非炊器也劉注以下文自有豆籩以盛黍稷故删取儀禮注說之

竽一 官本竽或譌竽注並同

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 錢大昭曰御覽七百五十九引此文三升作二升二升作一升

祔於廟如禮注作爲甬人官本甬作俑柳從辰曰孫輯本漢舊儀亦作甬案此譌文不可强通豈有偶人無頭而能起坐如生者太室神堂尊辰之地抑又何容有此也

備三爵如禮注世至爲邱隴集解何焯校本云至疑之今案至當作主又注其視萬世猶一瞑也錢大昭曰今呂覽瞑作瞋舜葬紀亦不變肆錢大昭曰今呂覽亦作市案官本作市蓋本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至皆賜器錢大昭曰賻錢之制見中山簡王焉濟北惠王壽傳志不載今案二傳言賻僅及諸王其在諸侯公主公將軍特進當亦同有賜賻之事穀梁隱三年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志所載皆賵之事故不及賻也